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二〇四回 留詩句聖僧贈別 尊佛論靈物立功

話說張欽差、楊魁才起身梳沐，就有一個領旗跑進後帳，說現有一個道姑在營外請見。二人好生奇異，隨即升了大帳，吩咐一聲「傳見」。領旗才要起腳，只見濟公猛然驚醒，搓了一搓手，揉了一揉眼睛，忙向領旗喊道：「來來來，俺同你有說話呢。俺問你：來的這女子他著的什麼衣服？有多大歲數？家住那裡？姓甚名誰？你可曾查點清楚嗎？」領旗道：「小人是查點過的。他自稱姓鄔，名黑姑，家住山東百靈潭。身上多著的玄色衣服，年紀不到二〇歲。」濟公笑向張欽差、楊魁道：「今天是二〇八嗎？誅狄小霞的人來報功了。」張欽差、楊魁一聽，好歡喜。隨即著領旗將那道姑傳入。不上一會，只見一個道姑，頭挽堆雲發髻，手拿雲刷，衣服年齒，那領旗說得是一些不舛。見他雖是一個年輕女子，但一路走來，委實仙風道骨，瀟灑出塵。走上大帳，向濟公、張欽差、楊魁打了一個稽首，站在濟公旁面稟道：「小畜謹遵佛旨，賊匪已在平望地界就誅。只因小畜不忍自開殺戒，未曾斬首獻功。又恐屍留曠野，被人埋掩，已遂化身走在平望同知處投案。特為趕來報知，以便派人去驗明正身。但此回之事，並非小畜一人的功勞，還有兩個同伙的白魚。烏風兩道友幫忙。烏風道友功勞頂大，他為這事，頓開五千年殺色兩戒，現亦不能化形。還求聖增超脫！」當下又將怎樣設計，怎樣致命，還有許多說不出口的話，便隱而不露的說了一遍。其實濟公早已明白，所以前日那首詩中，就按定了「小霞二八死信即至」八個大字，這時張欽差、楊魁方才明白。便命黑姑就帳前坐定。隨即喚過牛忠，著他星夜趕到平望驗明狄小霞的正身，著地方官封棺掛局，候旨明正典刑。牛忠領令就走。濟公道：「這事他一人去不濟事，俺要去走一趟才好。」隨從腰間取出說帖，交代張欽差道：「到了出奏的時候再看。」張欽差道：「聖僧大約幾時回營？」濟公見問，拍手哈哈的笑了一陣，便說道：「大事已定，俺和尚自家的事很多，何能預料？」說罷，便拈筆寫了幾首詩，分給大眾道：「從此一別，後會茫茫，諸君倘遇著疑難事件，細看俺這詩句中間，自有效驗。」大眾接過詩句，濟公便領了牛忠、黑姑一道出營。宋營男男女女二三十個將官，都送出營外，但見濟公頭也不掉，便瘋瘋灑灑的走了。

眾將回營，都把詩句查出來細看，第一首是詠張欽差道：

巍巍功德保神京，出入軍機事大名。

淮水逆流人力盡，忠魂留得史垂青。

這一首詩上二句說張欽差後來三人樞密，下二句說金人破淮，張欽差盡節身死。第二首詠楊魁道：

五載英奇累建功，片言齟齬脫牢籠。

五湖攜得雙妹去，不讓陶朱舊日風。

這一首詩是說楊魁彈劾賈似道不准，後即同韓毓英、哈雲飛歸隱洞庭山裡不出，慕陶朱之風，畜雞養豬，遂成巨富。第三首詩詠馬如飛師徒道：

名傳俠義重華夷，師弟相依永不離。

淒絕永安羈旅處，先教孔子泣顏回。

這一首詩是說永安鎮馮志堅病死。第四首詩是詠周家兄弟道：

果然左右做人難，家隸金人作宋官。

待到一聲凶耗至，將軍北望淚漫漫。

周仁弟兄五人由此回報捷之後，皇上大加信任。領兵拒金，屢打勝仗。金人查得他們家住關北，一家大小二〇餘口全數遇難。所以這一首詩上已隱隱說明。第五首詩詠菊家夫妻道：

二臣名譽縱非佳，富貴榮封亦足誇。

暮景如君能有幾？休嗟伯道盡無兒。

菊文龍雖有兩妻，終身無子，壽至九〇七歲才死。以菊猛降元，封開國將軍，五福兼備，所以這一首詩中便這樣說法。第六首詩詠祝家父女道：

神仙風格是天成，一脫塵寰萬慮清。

更喜天台真快婿，晉魏秦漢不知情。

這一首詩是說祝三公、祝三妹並周信，後來隱居煉氣的意思。第七首詠牛忠道：

是真血性好男兒，疾惡如仇實可嘉。

一樣風波談故事，滿腔怨氣卷恒沙。

後賈似道當權，牛忠也升到宣撫使。因在帝前揭賈似道的短處，被賈似道所害。所以這一首詩用岳武穆比他。第八首詠菊猛道：

萬雄兵膽氣豪，天心已去也徒勞。

權將三約歸元主，翻作元助又一朝。

後元主已破臨安，菊猛守雲陽孤城，糧盡矢絕，與元主定約：一存宋宗室，二保全降臣，三禁止殺戮。乃降。封開國將軍、歸義侯。所以這一首詩便這樣說。第九首詩詠褚彪道：

人生難得是糊塗，爛漫天真與世俱。

博得寧馨萬事足，哈哈一笑返天衢。

這一首詩說褚彪老年無疾而終。第十首詩詠錢志道：

年藥力已無靈，還我當年一樣心。

到得吳城飛血日，狡謀方信枉勞形。

這一首詩說錢志以吳城降元，元主恨他賣國求榮，立時正法。第十一首詩是詠蓋世豪道：

生成傲骨不由人，面潔廷臣泣鬼神。

八八正逢八八日，須防暗殺禍臨身。

這一首詩說蓋世豪在帝前，面潔賈似道，似道暗遣刺客殺之。其年蓋世豪六〇四歲，八月初八日遇害。第十二首詠灑山三雄道：

生來義氣等桃園，不愛榮華愛學仙。

待到馬蹄南下日，一方賴你得安全。

後三人得有異術，金兵南下時，三人疊石為陣，保全一方。第十三首詩詠七個營官道：

搔首啼噓載間，晨星寥落卸征鞍。

飛揚騰達無多個，五七之中仔細看。

這一首詩是說七人〇年之後，死的死，罷官的罷官，只有陸殿邦飛揚騰達。果然後來陸殿邦位至刑部尚書。總之濟公留下來的十三首，後來無人不應。這時大眾收了詩稿。

張欽差同楊魁見狄小霞已經就戮，委實歡喜不過。兩個趕緊就年內將剿滅小西天的情形並各人的功勞，以及葉王氏捐資助餉細微末節，寫了一個奏折，將要發到文案處騰清。楊魁猛想道：「哎呀，還忘煞一事呢。」張欽差忙問道：「是什麼事？」楊魁道：「聖僧走的時候，不是留了一個說帖，吩咐拜本之時開看的嗎？」張欽差見說，隨即從身邊將說帖掏出，面上寫得是張、楊兩軍主照行勿違。當下便將封面拆開，裡面不足二指闊一個紙條，上寫道：

除狄小霞的功臣，一為鄔氏黑姑，一為郎風道友，一為小白姑，均是百靈潭的三位神物。可附表奏明皇上，飭山東宣撫使在百靈潭建三靈專祠，以旌其功。

張欽差同楊魁看了濟公的說帖，那敢不遵，自然是又辦了一道附本，一齊申奏出去的。但這百靈潭的三靈，因何他們來到平望設計除狄小霞，是個什麼原故呢？列位可記得，不是那前續傳上有個妖女，在一個渡船上偷了張忠夷家家人的首飾盒，被濟公捉來，取還原物，留下一粒晶球，給了個說帖把他，叫他立功贖罪的嗎？卻然這個魚精曉得濟公的法力大不過，將這說帖拿去，回了百靈潭，敬重得如寶貝似的，敬在供桌當中。到了臘月二□七早間，忽見那說帖上萬道金光。黑姑記起前言，連忙焚了香燭，恭恭敬敬將說帖拆開一看，見上面寫著四句詩道：

女匪在途中，派君立大功。

遵諭行法力，保爾得榮封。

黑姑這魚精本有萬年道性，推算也是極准的。濟公這個說帖，不過因他事不關己，借此提他一提。黑姑當下掐指算一算，曉得狄小霞已在路中。又因他同鄔風道友有一段孽緣，當下便將鄔風蛇精傳到面前，教他變做一個美男子，去乾這個功勞。鄔風蛇一聽，只嚇得魂不附作，哭訴道：「道長的明見，小畜這幾千年道性，也不容易修的。小畜若遵著道長之命，由此既開殺戒，又開色戒，豈不前功盡棄？求道長還要慈悲一點！」黑姑道：「道友此話差了。俗說在劫難逃，況且汝代國家辦事，濟公聖僧他自有法力度你出劫，正是你之造化。」鄔風蛇見說，想了一想，方以為然。那白魚精要論他的道性是淺薄的很呢，黑姑因他在百靈潭乖巧不過，所以將他同去，帶一分功勞在內，受些封典，容易修成正果。

當下黑姑、白兒、鄔鳳道友三人，又串了一陣，串定了一個章程，但趁著午時潮汛，一直到了平望。天已要黑，三人便化身上岸。黑姑又算了一算，就在離平望附近的大路上化了一座大宅院。曉得狄小霞有行劫的意思，又曉得他必要由此經過，所以將他騙人。但見黑姑後至黑魚被殺，這些過節是專為見出這狄小霞忍心害理，委實兇惡無匹，深怕鄔風道友存心慈悲被他千姣百媚的形像欺著，那便誤了大事。所以暗暗哄他露出毒手，方能激動鄔風道長大開殺戒，不得放他脫逃。所以到了狄小霞殺過黑姑，將鄔風蛇拖上牀去，緊緊摟住。但鄔風蛇自從修煉以來數千年之間，委實六根清淨，那淫心同殺心是不曾生過的。此時忽然兩事齊到，那道性被他一亂，覺到支持不住，登時現出原形。也算同狄小霞本有冤孽而來，這鄔風蛇現了原形，便一些人事不知，耽在狄小霞身上。狄小霞本來是有功夫的，被這一痛，不由的渾身骨頭收一收緊，自己大叫一聲，當時氣絕。那鄔風蛇被他一夾，也就一命嗚呼。黑姑當下見大事已畢，便收起法術，同白兒計議道：「如今他們都在荒田心裡，這兩個屍身都要緊得很。狄小霞固然是大逆的要犯，鄔風道友還要留這屍殼力好還魂。你代我化做一個老太婆，在此看注夜間的野獸。明日一早，去到同知衙門裡喊冤，就說同走黑路的婦人被蛇所傷。就此是屬於官，可保不生意外。」白兒一一依從。黑姑走到江口，縱身入水，轉眼之功，便到宋營報信。白兒到了天亮，便喊了當方地保看守屍身。他便到了同知衙門喊了冤，同知老爺隨時傳了三班六房，並值日頭、命案件作子，到了屍場上面相驗。那件作剛才把屍身檢驗已畢，但見週身並無傷痕，只有一條一丈多長的黑蛇由前陰鑽進，從後身谷道里鑽出，有六七寸長頭尾攪在一起，就同穿的一根烏緞帶子一般。件作便喊報，才住了口，只見牛忠拿了一枝令箭，後面跟著了濟公、黑姑大踏步擠進屍場。這時看著相驗的這一班百姓，看見來的這三個人又是武官，又是和尚，又是女子，覺到不倫不類，不知所因何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